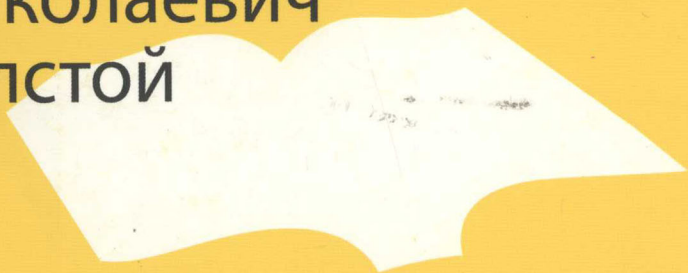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托尔斯泰 中短篇小说选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萧乾 文洁若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托尔斯泰
中短篇小说选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萧乾 文洁若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 / (俄罗斯) 托尔斯泰著 ;
萧乾, 文洁若译.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201-09735-0

I. ①托… II. ①托… ②萧… ③文…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5029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1 插页

字 数:200 千字

定 价:35.00 元

目 录

上帝了解真情,但不急于揭示	001
高加索的囚徒	011
猎熊记	039
人靠什么生活	049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74
两个老人	091
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	115
小女孩比大人聪明	129
依里亚斯	132
傻瓜伊万	137
三个隐士——伏尔加地区的古老传说	168
魔鬼	176
空鼓——伏尔加一带的古老传说	229
主与仆	239
亚述王以撒哈顿	295
工作、死亡与疾病——一个传说	302
三个问题	305
译后记	310

上帝了解真情,但不急于揭示

从前,弗拉基米尔城里住着一个名叫伊万·德米特里奇·阿克萧诺夫的年轻商人。他自己有两爿店铺和一座房屋。

阿克萧诺夫是个英俊的小伙子,长着卷曲的金黄色头发,生性诙谐,非常爱唱歌。少年时候喜欢纵酒,喝多了就狂闹。可是婚后戒了杯中之物,只是偶尔呷上一盅。

夏季的一天,阿克萧诺夫准备到下新城的集市去。当他跟家属告别的时候,他的妻子对他说:“伊万·德米特里奇,可不要今天动身,我做了一个关于你的噩梦。”

阿克萧诺夫笑着说:“你怕的是我到了集市就足喝一口气,撒酒疯吧。”

他的妻子回答说:“也不知道我怕的是什么。只知道我做了个噩梦,梦见你从城里回来了。当你摘下帽子的时候,我看到你的头发已经斑白了。”

阿克萧诺夫笑了。“这是个好兆头,”他说,“你等着瞧吧。我会把货物全卖掉,在集市上给你买些礼物回来。”

于是,他就辞别了家人,驾车而去。

半路上他遇见一个熟识的商人,当天晚上他们在同一家旅店下榻。他们一道喝了茶,然后各自睡在毗邻的房

间里。

阿克萧诺夫不习惯睡懒觉。他希望趁着凉爽赶路,天还没亮就喊醒了车夫,叫他套好车。

然后他走到旅店后面的茅屋里去找店老板,结了账,继续赶路。

走了大约四十俄里^①光景,他停下来,好让车夫喂马。他坐在旅店的甬道里歇了片刻,随后走进门厅,叫茶房给烧上茶炊,他就取出六弦琴,弹奏起来了。

突然一阵叮叮当当的铃声,来了一辆三驾马车。一个军官从车上一跃而下,后面跟随着两个士兵。军官走到阿克萧诺夫跟前,问他姓字名谁,是打哪儿来的。阿克萧诺夫一一作答,然后说:“你跟我一道喝杯茶吧?”可是军官继续盘问他道:“你昨天晚上是在哪儿过的夜?是你一个人呢,还是跟一个商人做伴?今天早晨看见那个商人了吗?为什么天还没亮就离开了旅店?”

阿克萧诺夫纳闷为什么要问他这么许多问题,但他还是一五一十地回答了,并且说了一句:“你为什么好像把我当成小偷强盗那么来审问?我出门是自己做生意的,用不着谁来盘问我。”

于是军官把两个士兵叫过来说:“我是本区的警官。我所以盘问你,是因为昨天晚上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商人被割断了喉管。我们得搜查你的行李。”

于是,他们走进旅店。士兵和警官打开阿克萧诺夫的行李,进行搜查。警官猛地从一只口袋里拽出一把刀子,就嚷道:“这是谁的刀子?”

① 1 俄里约等于 1.07 公里。

阿克萧诺夫在旁边望着。当他看见从他的口袋里抽出一把血迹斑斑的刀子时，就不禁大吃一惊。

“刀子上怎么还沾着血？”

阿克萧诺夫试图回答，但是喉咙里哽住了，只是结结巴巴地说道：“我……不知道……刀子……不是我的。”

警官说道：“今天早晨有人发现商人死在床上，喉咙被割断了。这档子事儿唯独你干得了。房子从里面上了锁，没有旁人在场。这把沾满了血的刀子是从你的口袋里搜出来的，你的神情和态度都暴露了真相。告诉我，你是怎样下的毒手，你偷了多少钱？”

阿克萧诺夫赌咒发誓说，这不是他干的。自从他们一道喝过茶，他再也没见到这个商人。他身上只有他自己带的八千卢布，刀子不是他的。但是他声音沙哑，脸色苍白，浑身发颤，简直像是真正犯了罪似的。

警官命令士兵们把阿克萧诺夫捆起来，押上车去。当他们把他的两条腿绑在一起，把他扔进车厢里去的时候，阿克萧诺夫画了个十字，并且哭了。他的钱和货物都被没收，他被送到最近的城镇，关进监狱。当局派人到弗拉基米尔去调查他素日的品行。该城的商人和其他居民说，他是个好人，只是一度好喝酒，虚度光阴。接着就开庭审判，他被控杀害了梁赞城的一个商人，抢劫两万卢布。

他的妻子陷入了绝望的深渊，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的孩子们年岁都不大，有一个还在吃奶呢。她带着三个孩子到她丈夫坐牢的那个城镇去。起初不允许她探监，她苦苦哀求狱长，经批准，被引去见他。当她看到丈夫穿着囚衣，上了手铐脚镣，和那些盗贼、罪犯囚在一起时，她猝然晕倒，好久不曾苏醒过来。然后她把孩子拉过来，和他并排坐着，告

诉他家里的情况,并且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她说了一遍,于是她问道:“如今咱们可怎么办呢?”

“咱们得向沙皇请愿,我不能无辜蒙冤而死。”

他的妻子告诉他,她已向沙皇呈递了请愿书,但是上边拒不受理。

阿克萧诺夫没有回答,神情很是沮丧。

他的妻子接着说:“我那次梦见你的头发斑白了,看来是灵验了啊。你还记得吗?你不该那天动身。”她用手拢拢他的头发,说道:“万尼亚^①,最亲爱的,把实情告诉你自己的老婆:是你干的吗?”

“难道连你也怀疑起我来了?”阿克萧诺夫说。他以手掩面,痛哭流涕。这时一个士兵走过来,说他的妻子儿女该离开了。阿克萧诺夫就这样向他的家人做了最后的诀别。

他们走后,阿克萧诺夫一一回忆着方才所谈的话。想起连他的妻子都怀疑他,他就对自己说:“看来只有上帝才能了解真情。我们只能向上帝祈求援助,也只能指望得到上帝的怜悯。”

于是,阿克萧诺夫不再写请愿书了。他放弃了一切希望,专心致志地向上帝祷告。

阿克萧诺夫被判受笞刑后送到矿区去服苦役。于是他受了笞刑,被打得遍体鳞伤;痊愈后,就和其他罪犯一道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

阿克萧诺夫在西伯利亚度过了二十六年的囚犯生活。他的头发变得雪白,胡子长得很长,稀疏而花白。他已经完全失去了人生的乐趣。他弯腰驼背,步履维艰,沉默寡言,没

^① 万尼亚是伊万的爱称。

有一丝笑容，却经常祈祷。

在狱中，阿克萧诺夫学会了做靴子。他就用挣来的一点儿钱买了一部《圣徒传》。他利用狱中微弱的光线读这本书。每逢星期日，他就在监狱的教堂里读《使徒行传》，他的嗓音还很好，所以又加入了唱诗班。

由于阿克萧诺夫温顺谦恭，监狱当局都很喜欢他。同狱的囚犯们也个个尊重他，管他叫“老爹”或是“圣人”。当他们向监狱当局请愿的时候，他们总是推举阿克萧诺夫出面。遇到囚徒们吵架，就请他居中调停，判个是非曲直。

家里杳无音信，他连妻子儿女是否仍活在人世间也不得而知。

有一天，监狱里关进一批新犯人。黄昏时分，老囚徒们就聚拢在新犯人周围，问他们来自什么城镇或村庄，为何判刑。阿克萧诺夫也和别人一道挨近新来的囚徒坐下来，垂头丧气地倾听他们谈话。

新囚徒中有个身材高大壮实的人。他已六十开外了，灰白胡髭剪得短短的，正在讲他被捕的原因。

“喏，伙伴们，”他说，“我只牵走一匹拴在雪橇上的马。就被控告偷窃，给抓起来了。我说，我解下这匹马只是为了早点赶回家去，到家就会把它放了；况且赶雪橇的又是我的朋友。所以我说：‘这算不得什么过失。’可他们说：‘不成，你偷窃了。’至于我是在哪儿偷的，怎样偷的，他们就说不出来。从前我确实犯过罪，按说早该流配到这儿来的，那一次我倒混过去了。现在却平白无故地被送到这儿来……啊，我在扯谎呢，从前我也到过西伯利亚，不过没待多久……”

“你是打哪儿来的？”有个犯人问道。

“从弗拉基米尔来的，那是我的家乡。我叫马卡尔，人

家也管我叫谢苗尼奇。”

阿克萧诺夫抬起头来说：“告诉我，谢苗尼奇，你知道弗拉基米尔城里阿克萧诺夫那家商人的情况吗？他们还活着吗？”

“嗯，我当然知道喽。阿克萧诺夫那家商人很有钱，虽然他们的父亲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大概跟咱们一样，也是个囚犯。老爹，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呢？”

阿克萧诺夫不愿意谈他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只叹了口气，说道：“我犯了罪，蹲了二十六年监牢啦。”

“你犯的是什么罪呢？”马卡尔·谢苗尼奇问道。

阿克萧诺夫只说：“唔，想必是罪有应得喽。”他不肯再说下去了。可是伙伴们却告诉了这个新囚徒阿克萧诺夫到西伯利亚来的经过：有人杀害了一个商人，把刀子放在阿克萧诺夫的口袋里。于是，他就无辜地被判了刑。

马卡尔·谢苗尼奇听罢，朝阿克萧诺夫望了望，拍着自己的膝盖嚷道：“咳，可太巧啦！真是太巧啦！可是你怎么变得这么苍老啦，老爹！”

囚徒们问马卡尔·谢苗尼奇为什么感到惊奇，他过去在哪儿见过阿克萧诺夫，可是他不回答，只说：“伙伴们，我和他在这儿相遇，真太巧啦。”

阿克萧诺夫听了这些话，就猜想说不定这个人晓得杀害商人的那个凶手，就说：“谢苗尼奇，也许你听到过这个案子，或者你以前见过我吧？”

“我还能没听说过！当时闹得满城风雨。但是事情隔得太久啦，我已经忘记我听到的是什么了。”

“或许你听说过商人是谁杀死的吧？”阿克萧诺夫问道。

马卡尔·谢苗尼奇笑着答道：“当然在谁的口袋里找到

了刀子,谁就是凶手喽。假若刀子是别人藏在那儿的——俗话说得好:‘捉贼要赃。’口袋是压在你头底下的,人家怎么能把刀子放进去呢?他岂不要把你弄醒了吗?”

阿克萧诺夫听了这话,就料到他准是杀害商人的那个凶手,就站起身来走了。他通宵不曾合眼,心里非常不愉快,脑海里浮现出形形色色的身影。妻子的形象出现了,还跟他去赶集之前分手时一样。她仿佛就在眼前,她的脸庞,她的眼睛,她的音容笑貌都历历在目。接着他又看见了他的孩子们,还跟当时一样幼小:一个穿着件小小的外套,另一个被抱在妈妈怀里。然后他又想起自己当年的样子——那么年轻,那么快活。他还回忆起自己被捕前坐在旅店的门厅里弹奏六弦琴的情景,那时他多么无忧无虑。他心目中还浮现起当年受笞刑的地方:行刑者,围观的人群,镣铐,囚徒们,这二十六年来牢狱生活以及他自己怎样未老先衰。回忆起这些,使得他痛不欲生。

“这些苦头都是那个坏蛋害我受的!”阿克萧诺夫自言自语道。他对马卡尔·谢苗尼奇恨得痛心疾首,渴望报仇,即使和他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他彻夜祷告,内心却得不到安宁。白天他不走近马卡尔·谢苗尼奇,甚至连看也不看他一眼。

两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阿克萧诺夫通宵达旦地睡不成觉,痛苦得不知如何是好。

一天夜里在牢房中踱步的时候,他留意到囚犯们睡觉的板床底下滚出一些土块。他停下步子,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猝然间马卡尔·谢苗尼奇从那张板床底下爬出来,满脸惧色,抬头望着他。阿克萧诺夫原想假装没看见,就这样走过去,可是马卡尔抓住他的手,告诉他,自己在墙脚下挖了

个地道，把土放在长筒靴里，每天乘囚犯们被赶去服劳役的机会，把土倒在路上。

“老头儿，只要你不声张，你也可以越狱。假若你把这事泄露出去，他们就会用鞭子抽死我，不过我得先要了你的命。”

阿克萧诺夫看着他的仇敌，气得浑身发抖。他抽回自己的手，说道：“我不想逃，你也用不着杀害我。你老早就把我杀死了。至于告不告发你，我要听上帝的指示。”

第二天，当囚徒们被押出去做工时，卫兵们发觉不知是哪个囚徒从靴筒里倒出了土。他们搜查了牢房，发现了地道！狱长来了，并且审问了所有的囚徒：“地道是谁挖的？”大家都说完全不知情。即使有人晓得也不敢供出马卡尔·谢苗尼奇的名字，因为谁都知道，这样一来马卡尔就会给用鞭子抽个半死。

狱长知道阿克萧诺夫为人正直，最后他朝阿克萧诺夫掉过身去，问道：“老爷爷，你是个诚实可靠的人，在上帝面前告诉我，地道是谁挖的？”

马卡尔·谢苗尼奇好像与己无关似的站在那儿，他望着狱长，对阿克萧诺夫一睬也不睬。阿克萧诺夫的嘴唇和双手颤个不停，半晌也吐不出一个字来。他想到：“他毁了我一辈子，我凭什么包庇他呢？我受了那么多罪，让他来赔偿吧。可是倘若我告发了他，他们也许会用鞭子把他抽死。说不定我还冤枉了他呢。而且，归根结底，这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

“喏，老爷爷，”狱长又重复了一遍，“把实情告诉我们吧，是谁在墙脚下挖的地道？”

阿克萧诺夫朝马卡尔·谢苗尼奇瞥了一眼，说：“老爷，我不能说。上帝不让我说，我就不说。随便您怎样处置

我吧。”

不论狱长怎样多方试探，阿克萧诺夫总也不肯说，这件事就只好搁置起来。

当天晚上，阿克萧诺夫躺在床上正蒙眬欲睡时，有人悄悄地走过来坐在他的床边。他透过黑暗审视了一下，认出是马卡尔。

“你还要把我怎么样？”阿克萧诺夫问道，“你到这儿来干吗？”

马卡尔·谢苗尼奇沉默不语。于是阿克萧诺夫坐起来说：“你要干什么？走开，不然的话，我就要喊卫兵来了！”

马卡尔·谢苗尼奇朝阿克萧诺夫俯下身去，低声说：“伊万·德米特里奇，饶恕我吧！”

“为什么呢？”阿克萧诺夫问道。

“那个商人是我杀的，我还把刀子藏在你的行李里了。我原打算连你也杀死，可是我听到外面有声音，所以就把刀子藏在你的口袋里，跳窗逃走了。”

阿克萧诺夫一声不响，一时说不出话来了。马卡尔·谢苗尼奇溜下木床，跪在地上。“伊万·德米特里奇，”他说，“宽恕我吧！为了上帝的爱，饶了我吧！我要自首，承认商人是我杀的，你就会被释放，可以回家去。”

“你说得倒挺容易，”阿克萧诺夫说，“可是为了你的缘故，我受了这二十六年的罪。我现在还能到哪儿去呢？我的妻子死了，孩子们已经把我忘记了。我没地方可去……”

马卡尔·谢苗尼奇没有起来，却在地上连连叩头。“伊万·德米特里奇，饶恕我吧！”他喊道，“就是挨鞭子抽，也比眼看着你这副样子还要好受一些……可你还怜悯我，没有告发我。看在基督的面上饶了我吧，我实在是个坏蛋！”他抽

噎起来了。

阿克萧诺夫听到他在哽咽，热泪夺眶而下。

“上帝饶恕你！”他说，“也许我比你还要坏一百倍呢。”
话音未落，他的心情轻松了，乡思顿然消失。他再也不想出狱了，只盼着早日离开人世。

尽管阿克萧诺夫这么说，马卡尔·谢苗尼奇还是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可是当释放出狱的命令传到的时候，阿克萧诺夫已经咽了气。

(1872 年)

高加索的囚徒

—

有个门第不低的军官在高加索的部队里服役，他名叫季林。

有一天他收到一封老母亲写来的家信，说：“我老了，想在去世以前再见吾儿一面。回来一趟，和我告别，并且埋葬我吧。然后，上天保佑，你再带着我的祝福回去服兵役。可是我为你物色到一位姑娘，她聪颖漂亮，还有财产。假若你中意，就可以和她结婚，留在家里。”

季林考虑了一番。“说得对，妈妈年迈体弱，如不回去，说不定再也见不到她了。我最好回去看看，倘若姑娘果然很好，就跟她成亲。”

于是他去找团长，告了假，辞别了同僚，临行还请部下的士兵们喝了四桶伏特加酒，做好了动身的准备。

当时高加索正在打仗。黑间白日，旅行都不安全。俄国人只消徒步或骑马走出营地一段路，鞑靼人就会杀死他，或把他俘虏到山上去。因此每星期两次，旅客们就由武装卫兵前后保护着，从一个营地送到另一个。

正赶上夏季。黎明时分，大车队在营房后面排列好了。

一队卫兵开拔了，旅客们也沿着大道前进。季林骑着马，行李装在一辆车上，排在大车队里。

他们得走二十五俄里路。队伍移动得很慢，有时士兵们停了下来，要么是哪辆大车掉了个轮子，或者哪一匹马不肯走了，于是大家就都得停下来等待。

从日头来判断，已经过了晌午，他们却连一半路程还没走呢。天气炎热，尘土飞扬，太阳晒得发烫，一个遮阴的地方也没有：周围是一片光秃秃的旷野——路旁连一棵树——一个矮树丛都没有。

季林骑马走在前头，不时停住，等待行李车赶上来。接着他听见后边吹起号角，队伍又停住了。这时他想到：“我不如一个人赶路呢。我的马很好，如果鞑靼们向我进攻，我可以飞快地跑走……不过，也许还是等一等稳妥吧……”

他停下来左思右想。一个叫柯斯狄林的军官背着枪骑着马追上来了，对他说：“季林，咱们自己先走吧。我饿得要命，天气又这么热，我的衬衫都拧得出水来啦！”柯斯狄林是个矮胖子，汗水沿着他那红彤彤的脸淌下来。

季林沉吟了片刻，问道：“你的枪里装子弹了吗？”

“装啦。”

“好，那咱们就走吧。但是先说好：咱俩可不能分离。”

于是，他俩就沿着旷野驰骋，一边聊天，一边四下里打量着。可以望得很远。走到旷野尽头，就是一条小径，蜿蜒穿过两山之间的峡谷。

季林说：“咱们最好先爬到山头上望一望，不然的话，鞑靼人说不定会给咱们来个措手不及。”

柯斯狄林说：“有什么好望的？走吧！”

季林没有听他的话。

他说：“不，你在这儿等，我去望一下。”

季林拍着马爬上左边的山坡。他骑的是一匹猎马（他用一百卢布，从一群马驹儿里把它买来，亲自调驯的），插了翅膀似的载着他蹿上陡坡。刚到山顶，就看见一百码远的地方有三十来个骑马的鞑靼人。他急忙拨转马头，但是鞑靼人也发现了他，一边纵马追上来，一边从套子里拽出枪来。季林飞马下山，朝柯斯狄林大声喊道：“准备开枪！”

他暗自对马念叨着：“乖乖，把我救出这个险境吧！可别摔跤，你一摔跤，就全完蛋啦。我一旦有了枪，也就不至于被俘啦。”

可是柯斯狄林一看见鞑靼人，就不肯等待季林，飞也似的朝营地逃了回去。他左一鞭右一鞭地打着马，尘埃滚滚，只能看见马尾巴在甩动。

季林知道形势不妙。枪没有了，只靠手里的一把刀，顶什么呢？他拨转马头，想朝护兵那边跑，可是六个鞑靼人挡住了他的去路。他的马固然好，他们的却更好，从斜刺里拦住。他想勒紧缰绳往后转，然而马跑得太快，再也收不住脚；它径直朝鞑靼人冲去。只见一个红胡子鞑靼人骑着一匹灰色马跑到他附近，举枪瞄准了他，龇牙咧嘴地尖叫着什么。

季林想道：“啊，我知道你们这帮恶魔！要捉活的，好关进地牢，用鞭子抽。我才不活活地给你们逮住呢！”

季林体格虽然并不魁梧，却很骁勇。他拔剑出鞘，跃马朝红胡子鞑靼人冲去，心想：“不是用马踩死他，就是用刀砍死他！”

季林还没来得及奔到那个人跟前，另一个人就从背后开枪击中了他的马。马匐的一下倒了下去，把季林的一条腿